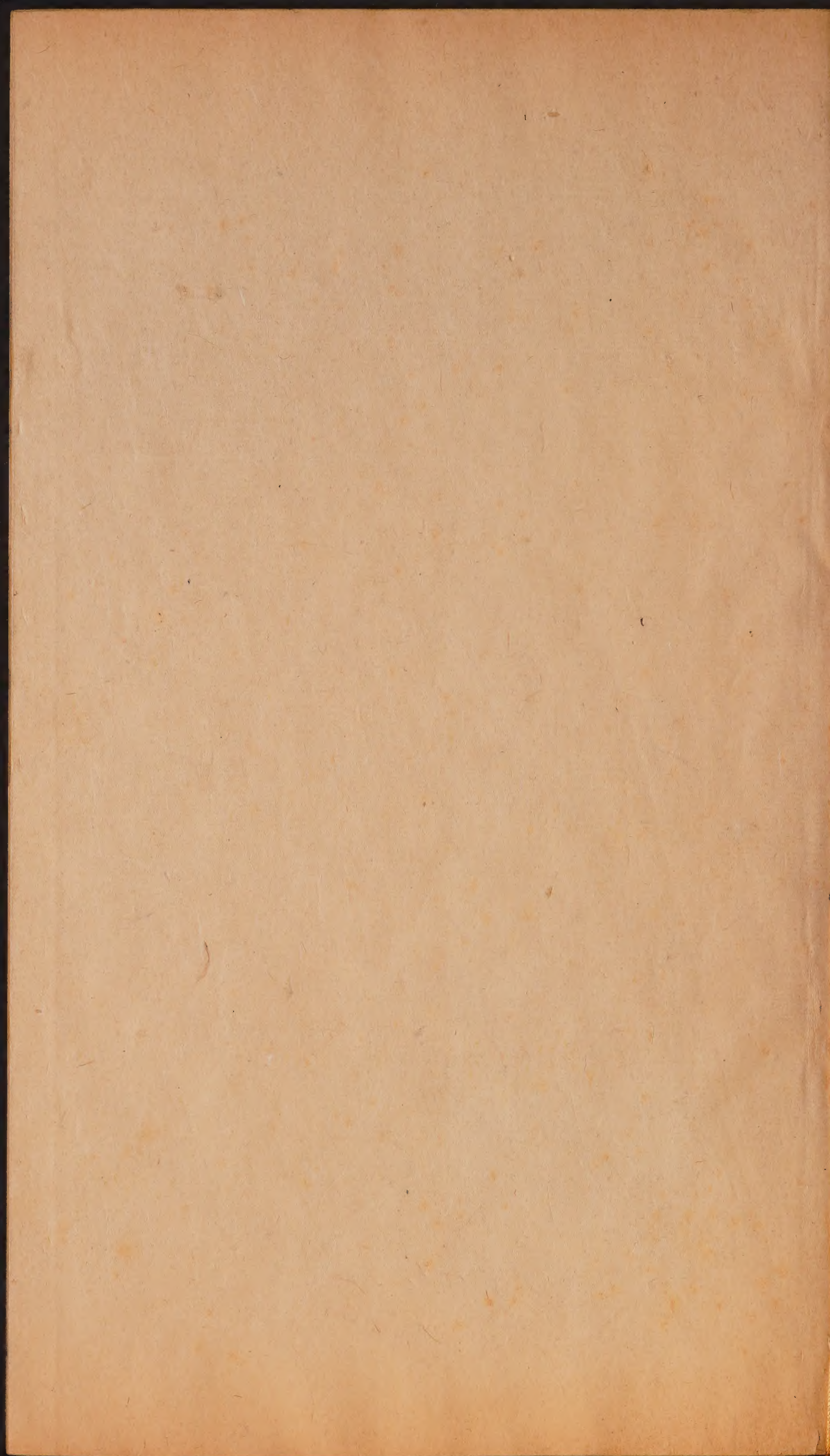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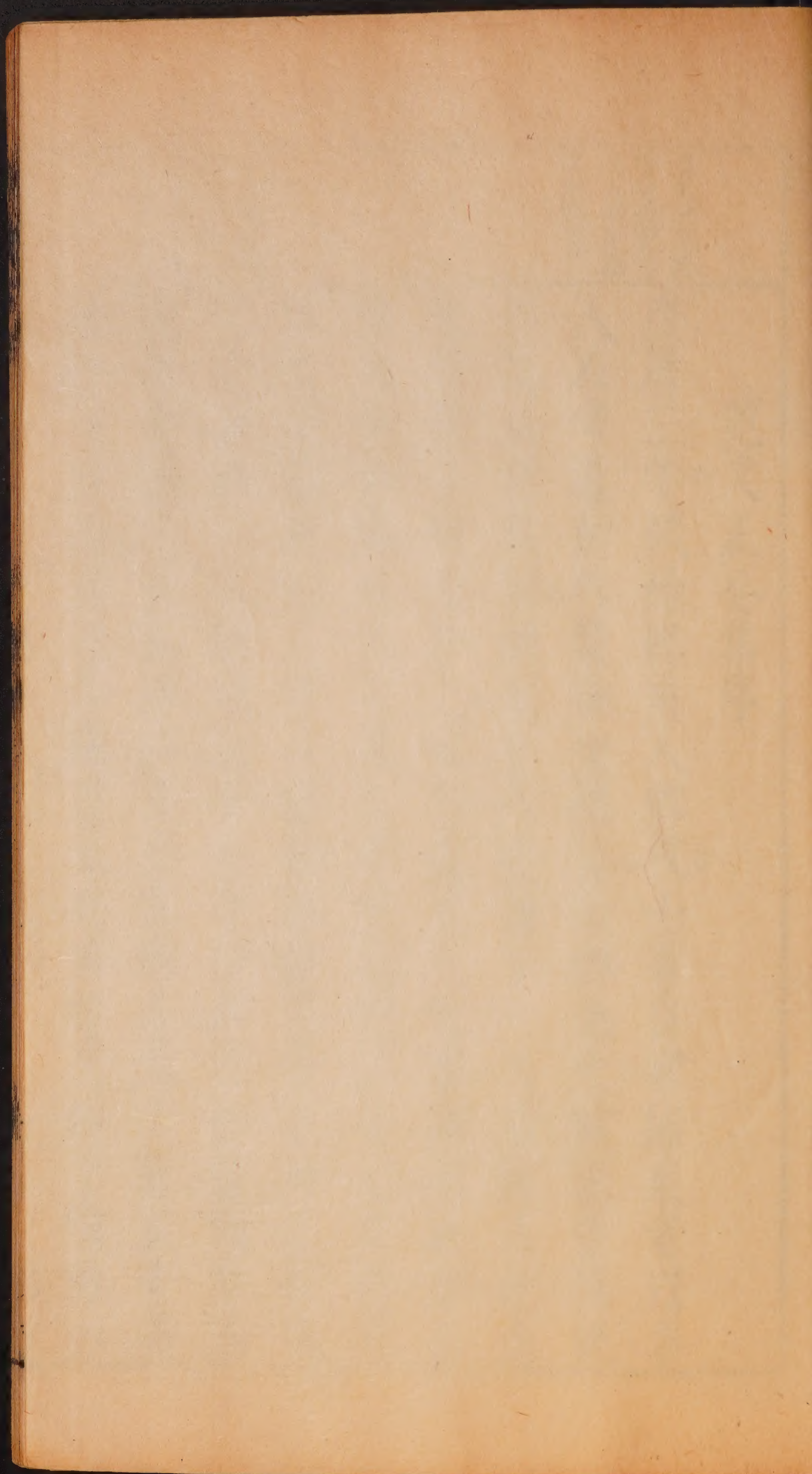






此文脉絡條理最是縝密而文情尤極奇宕神品

讀之數過乃知運筆之妙直是天工非尋常可以測識

范文正公集序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誦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

千流萬派沛然朝宗

此段關鎖極妙文勢不如此不能振舉

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稾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掛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徒其王霸之畧皆定於畎畒中非仕而後學者

古之豪傑任天下事萬試不置斷非一時苟且猝辦即或臨事機權亦必生平養定然後能沛然四應而莫之禦苟不然而欲一時僥倖其成鮮不立蹶者此文説得透快

也淮陰侯見高帝于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盖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盖其

非知范公之深不能道此

議論圓奇結法尤奇

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于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illegible]以忠曰氣若洪濤而筆情曲折俱是精神轉動妙

[illegible]翔至論文正平生正使親炙者不能

如此曉暢

又曰古之君子王霸之畧皆定于畎畒非仕而

後學者此一段勘破千古人且亦足徵蘇

公所養

孔北海諸葛武侯俱古之偉人傑士也均未嘗徒以文章名世而其文則可以經世而垂後豈非其器識固有大過人者在耶其在張公安道言足以經世文足以濟時而要非止以文字重者也故論列二公以況美之

張文定公文集序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章非不敏且博也然至于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

不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難矣對人主必同而後言尤難此正是他置毀譽得喪于度外耳倘患得患失之心一毫留在心胸必不能然

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眞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于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于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

必有如此文章而後能有大臣風節

一句關照全章精神陡擧

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于人情是非有考于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爲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于公者獨求其文集手較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畧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爲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

又是一種結法

日危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況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若干首

張以忠曰希文公所慕樂全公所感故序二公文極

其贊揚然皆闡其寔行不是溢美

又曰有名世之文無大臣之器者十今首是故

論篤者當亟嚴色莊之辨

一篇主意起妙承得好

此篇曲折最多起頭說大故下面應言亦大如以文章配天孔孟配禹果然大而非誇

此下發明言大非誇之意

說申韓之害以論孟子之功此等議論實關世教文

六一居士集序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拒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于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亦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道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大其功孟子旣沒有申商韓非之學（申申不害也商衛公孫商鞅也相秦廢井田變刑法）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

不當以文論也　與韓文公與孟簡書相發明　警策有力　秦以下復說一番文氣更足　至此始見其言大非誇　自孔子孟子說及韓子歸結于歐陽子　主意在此一轉

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是以喪天下陵夷至于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害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末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于天下其禍豈減于申韓哉繇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蓋公善黃老言曹參避正堂以舍之）賈誼晁錯明申韓（此語見太史公本傳）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

自言有大至可也言孟子闢楊墨之功足以配禹此段曰太史公至庶幾焉言韓愈正佛老之功足以配孟子正叫起歐陽子

此段誦歐陽子凡三節看其疊疊處又看其貫串處始得

中間曰自歐陽子之存曰

術不出于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或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于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于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于至理以合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悅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仁宗朝極矣而斯文終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

自歐陽子出曰歐陽子沒見得歐陽子之存沒出處係斯文之存亡關士風之隆汚其有功于世甚大信乎能配韓愈而上接孔孟所謂言大而非誇者也

應前天之將喪斯文意

此數語足爲歐陽公生色

前只論次其從正學合大道而序文之

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敢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王介甫之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聖明（哲宗元祐初年）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坡意以王氏之學爲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七十六篇于其子棐（公四子發奕棐辯）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唐陸贄字敬輿諡宣公有奏議行世）記事似司馬遷詩

意未備得此數語意方盡

兩言字應篇首言字正賞其有大非意

賦似李白此乃論贊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
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子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
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
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乎子此
五物之間豈
不爲六一乎

敍　鯤曰昌黎集瑨李漢序之六一集門人蘇軾序
之二公之文未必不因序而益明斯亦豈
人力也哉
張以忠曰歐陽子有功斯文與昌黎竝此是蘇子寔
錄語然非此雄文鴻筆不能如此闡揚推
至

王荊公以此爲韓白優劣論以文考之信然然實記之變体也

大爲韓公立地步

此意高自莊子變化來

此發揮韓公所以羨慕樂天之意

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以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旣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

此以韓白二公較論生平韓公功在宗社生民而樂天止自娛其身其優其劣不較量而可見

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惟者。然以樂天之平昔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彊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

白公有詩云已與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其人品儘卓不可及

似莊子齊物論

此下高出一意

此段至言名論讀之尤足深省

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蘇

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敖鯤曰。韓公雖以樂天自處。而樂天功業實不及韓公。此記既褒美韓公。亦不貶樂天。可謂得體。

張以忠曰。高文遠韵。

此文濬宮跡曠之中精采奕然名理鑿然

自此以下理勢如此

深

策畧五

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

歷代古今亂亡之跡數語道盡

自此以下說天子但知其安而不知其危

前面評多詠是說秦二世唐德宗

譬喻作議

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材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于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

此以下皆說前話

此段是推本之論未有人

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于

反此

洞悉時獘

應前器字見得閑字亦不放字

拑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倀倀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

讀之寒心 敘事易失之文字不詳則便堆積不融化此格可法

名言

接上

本要之論

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長短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

想見聖世君臣景象

蓋前面說許多隱括自可見

先有此五項在胸中方有此議

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旣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能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昻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

段叚寔落經濟眞有關天下國家者可爲黼座者獻

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茍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茍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繇自通于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

散竟收不復拘結束常調

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樓 昉曰此篇主意在通下情間架整波瀾濶議論佳可爲策格作散文生疎苦于斷續不相連者或句語費力者熟讀不患不進

張以忠曰精神淵注識見老成眞寔經濟文字

又曰五事乃萬世人主可通行者不獨宋代

此篇体方而意圓諸策中第一篇文字奇特醒目

議論

推原勇怯不齊

通篇行文如亂龍之駕風雲蹴山谷而杳不可測至于氣之一字尤中兵情

倡勇敢策

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于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向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挺與楹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于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于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鍾鼓之聲而戰慄者

無人推原及此亦自縱橫家說出然曲盡人情之妙

倡者不在多

是勇怯之不齊至于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鬬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于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翕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劒楯相搏勝負之勢

一轉如善射者力直而矢速

須合兩句作下句錯綜之法

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于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

兩盡人情看他回幹

文字止兩大段而回旋進退極有功思讀之自覓筆勢飛舞不可蹤跡

反收

曲悉

說私字之意

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于是嚴刑峻法致之死亡而聽其以深入贖辠使勉强不得已之人馳騾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于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巳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于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于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

談兵食之病苦于不透透矣反覆使人索然自沮透而不使人索然自沮者處之有道而其言有歸着故也人臣進言于君者豈可徒務也言之而使其君索然自沮哉正意在此推原出上面許多話成一篇文

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于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緩急將誰為之倡乎

樓昉曰回斡精神變態百出首尾相救曲盡人情物理

鍾

惺曰論事之文極透徹極委曲極變化非求其文之工也不如此則其言不信不信不行則吾之論終不可見之于事而歸于無用故有用之文未有不工者也

張以忠曰文字風行雨集馳驟飄忽而神與氣自貫洽其間

又曰慷慨時事而深病朝廷之無人邊垂之無將悱痛之至言言快切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數十遭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下面只加此掃去起二句最力量大非韓公不足以當之查子厚猶以爲褒公大過似孔孟廟記子瞻持論生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起句健接亦不弱）故申呂自嶽降、（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傅說爲列星、（莊子太宗師篇傅說得之以相武丁而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四不字亦有力）故在天爲星辰、在

生平往往重一氣字大文字不可以平奇主拙間求之
言文公事業是浩然之氣所發
論浩然之氣通天地貫幽明豈是尋常議論而坡公乃以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直是喚醒世俗之依阿腆腮苦窳偸生者
褒文公只消此數句

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以上一段論剛大之氣即已合為廟祀之意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黄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皆異端也歷唐貞觀開元之盛唐太宗貞觀玄宗開元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以上言唐文章之弊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代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道濟天下之溺文公原道數十篇皆奥衍宏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障百川廻狂瀾所以救濟人心之溺忠犯人主之怒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極諫帝大怒貶愈潮州而勇奪三軍之帥鎮州亂殺帥洪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衆皆危之愈至對廷湊力折其黨廷湊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

極其贊歎蓋歐陽公之文師昌黎而子瞻文忠弟子此其推戴之自云

此一段論文公浩然之所發

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二句直是爲下數句之綱

惜乎文公不能大用且起立廟意

疊用能不能字全得後面一鎖加長江

者公久圍之何也廷奏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而出廷奏不敢追者公之力也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汙藻之豚冥昧之魚似可欺也而中孚之卦以孚信豚魚爲貴蓋中心有一毫之欺非孚信之實者雖豚魚不可欺也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得于浩然者能開衡山之雲愈有謁衡山南海廟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霾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盡掃衆山出仰見突兀撐清空是誠能開衡山之雲也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憲宗得愈潮州謝表頗感悔復欲用之皇甫鎛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疎狂可且內移改袁州宰相李逢吉因臺參之事

大河之勢一障便住

大有感慨切題生意

應前人無所不至二句收拾妙

此數句合祭法見文公之廟非淫詞

筆氣峻整詞調老蒼隻字不輕放過

使愈與李紳交鬬遂罷愈爲兵部侍郎是不能止其謗也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公自觀察推官入仕貶陽山貶潮州移袁州或行軍蔡州或宣撫鎮州而在朝之日少也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平民一等相齊者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

〔設辨設解曲為其妙〕〔此公自道〕〔自若至末無一懈怠〕〔此段論公之神無所往而不在而獨潮人之所思餘意警策〕

公為師。民既悅服。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僅七月日在潮）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禮記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朱子曰昭明乃光景之氣焄蒿氣之感動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此皆言公之神可敬耳）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神宗元豐）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

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意淺而味短獨此詩與溫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發揚蹈厲自追雅頌

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手抉雲漢分天章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註曰天文也公手抉雲漢分天之章天孫爲織雲錦裳言天孫女爲文公織就雲錦裳皆象文之形見也飄然乘風來帝旁謂自天而來下與濁世掃粃糠言其闒茸端也西遊咸池略扶桑離騷飲余馬于咸池總余轡乎扶桑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沸于扶桑表其道與日爭光也草木衣被昭回光公之道光輝發越雖草木亦溥及僃日之昭回于天也追逐李杜參翱翔李白杜甫汗流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皆從遊滅沒倒景不可望日月之行度有光影沖激謂之滅沒。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義虛日人在日月之上下見日月之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謂世之人老死而滅沒于日月到景之中皆不可望韓公道德之光作書詆

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壯哉斯言出文公千百年後猶凜凜有生氣也然非坡老筆力却說不到

佛譏君王謂佛骨表要觀南海窺衡湘公被謫潮州奔馳上道終涉嶺海水陸萬里言其至潮之道里也歷舜九嶷弔英皇山海經云蒼梧之山其中有九嶷山在零陵營道縣娥皇女英從舜南狩三苗道死衡湘之間文公歷行舜所巡之地弔娥皇女英之靈祝融先驅海若藏太公金匱南海之神曰祝融離騷云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皆海神也祝融爲前導而海若率惟物以歛藏蓋有道之人所經縣也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九天中天日鈞天無人輔佐謳吟下招遣巫陽巫陽巫祝之美名也而招者周吟此詩招文公之魂犦牲雞卜羞我觴犦牲者犂牛郊祀志立粤祠而以雞卜李奇曰特雞骨卜如鼠卜焉謂祭禮以犦牲雞卜之薄而羞進我之酒觴抑以表誠非厚儀也於餐荔丹與蕉黃文公羅池廟碑荔子丹兮蕉葉黃爲迎送柳子厚之歌也蘇公只用其事使潮人以此祭文公亦如文公使柳人以此祭柳子厚也公不少留我

滂滂滂滂悲而泣也謂公之不少留于世使潮人終被公之賜我其悲泣矣尚庶幾其神一來此廟也翩然被髮下大荒文公詩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麒麟公平時語今願公翩然被髮下大荒賓漠而來如公平時豪逸氣象坡公用此最善乃文公自巳事文公在天之靈其來享也必矣

洪邁曰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頌韓公之文各極其至可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說盡廢騎龍白雲之詩踔厲發越直追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虎豹者不可得而束縛大哉言乎

張以忠曰立言正大關應奇合共推尊韓子處語語崢嶸閎偉立懦廉頑裨益名教極大手筆

王荆公稱此作絕似西漢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當草昧之初孰無覬覦之志錢氏保障一方以待真王可謂知義知命有功于國家生民矣此碑鋪敘發揚大類歐陽公豐樂亭記而雄健光欲又似過之叙事處居然太史公筆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于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此段說錢氏有功于國

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梁唐晉漢周是爲五代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冶鑄于山取地產之寶煮于海取爲鹽之利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游歌舞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此段言錢氏有功于民又以他國比並形容而錢氏之功德愈大

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

引漢故事用得親切功德兩字收上有德于浙民有功于朝廷二柱意

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納貢於太宗請命願爲屬吏視去國如去傳舍吳越王視去其國如過傳舍之易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于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寺曰妙音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

西漢語 不說朝廷如何區處只以三字收拾妙

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神宗降詔可其妙音院改賜名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安吉州苕水出焉苕水自天目山而出龍飛鳳舞萃于臨安郭璞地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言山勢如龍之飛若鳳之舞萃于杭州也臨安古名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錢王仰天指江而誓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殺劉漢宏斬董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以銘其功虎符龍節以旌其忠太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長江西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以玉帶捧馬而蹋毬

帝謂守臣四句歸功于上

休息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作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斯宮匪私于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樓昉曰發明吳越之功與德全是以他國形容此竝出來方見朝廷坐收土地不勞兵革知他是全了多少生靈來墳墓上尤切意在言外文極典雅

敖　䵷曰此文似遷固諸侯王年表
張以忠曰氣雄神古調雅音蒼而前後敘致格法極
其峻整自是奇絕文字

續離騷序云赤壁前後賦者蘇公之所作也曹操氣吞宇宙樓船浮江目中已無吳矣而周瑜年少黃蓋裨將一炬以焚之公謫黃岡數遊赤壁下忘意于世矣觀江濤洶湧慨然懷古壯瑜功而賦之云中秋之夜泛舟大江月光

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宋元豐西年）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舉酒與客相屬和焉）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詩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前出清風此言月出一篇章本在此）徘徊於斗牛之間。（月初出徘徊未進于二星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小舟也）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列子御風泠然）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此一段仅遊赤壁之樂）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舟中前推日槳後推日棹）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

水色與天宇合而爲一始卯此賦之妙

五如字形容曲盡

舞幽壑之潛蛟喻己之潛伏于蘭所也泣孤舟之嫠婦喻己之不得于君而孤立也悲歌忼慨更有傍若無人氣槩

長公于赤壁有此一段綫作此賦

曹氏父子壓勢一時今惟

人兮天一方。楚詞望美人兮南浦謝云秋水清見底月在水中謂之空明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搥槳日擊逆水而上日泝謂望同朝之君子在天之一方客有吹洞簫者無底者爲洞簫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音裊長也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泣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曹操短歌日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孟德蓋以譏蜀先主之奔走西望夏口東望武昌。武昌即鄂州夏口在鄂州江夏縣西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周郎名瑜字公瑾此一段設爲客之言以發明己意。方其破荊州。劉琮降下江陵。曹公自江陵至赤壁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

坐江夕流而已所以思昔悲今也

讀此數語便覺身世都忘有白日羽翰之想

長公有此一段見解纔借周瑜事相感發

此一段借水月天地以自

舳艫千里（舳是船尾艫是船前安棹處首尾相接）旌旗蔽空釃酒臨江（釃酒酌酒也）橫槊賦詩（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蜉蝣小蟲名渠畧朝生暮死自喻生于天地者甚微）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羨長江萬古之常在）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此句說水人之逝者若水之流然而來者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此句說月）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

解見得天地盈虧消息之理本無終窮況眼前境界自有風月可樂何事于悲憂感慨

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何羨乎彼之無窮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謂軒冕冠帶之類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應前清風徐來月出東山之句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籍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赤壁有二惟蒲圻縣西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乃周瑜破曹操處東坡所遊則黃州之赤壁也建安十三年曹操自江陵追劉備順流東下備求救于孫權權將周瑜請兵三萬拒之瑜部將黃蓋建義以艨艟鬪艦載燥荻枯柴先以書遺操詐言欲降時東南風正急蓋以十艦着前餘船繼進去二里許同時發火火烈風猛燒盡北船操軍大敗石壁皆燒赤故曰

赤壁也

謝枋得曰此賦學莊騷無一句相似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也瀟灑神奇出塵絕俗如乘雲御風而立九霄之上俯仰六合何物茫茫非惟不掛之齒牙亦不足入其靈臺丹府也

胡時化曰七月十五日爲中元節正新涼之候泛舟以遊四美具矣而乃及于孟德之事覩景與懷感慨係之末以造物之清風明月爲可共適蘇公自得之趣能言之而不能盡

之者讀者歎賞其辭尤宜尋繹其趣

張以忠曰此賦不專以體物狀景爲主盖賦之變體也前半神思灑灑後段名理津津筆併化工神游八極

赤壁後賦直寫性靈飄然欲仙而羽衣道士一段即坡公亦寔然得不自知其所以然
霜露四句叙出冬景叙起夜游之端
狀景寫情字字若畫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蘇子得廢圃於東坡而作堂焉號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爲之因繪雪于四壁被將歸於臨皐。公始至黄寓定惠院後遷臨皐亭亭在回車院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荅。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殽。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隋唐佳話吳都獻松江鱸魚煬帝曰所謂金虀玉膾東南之佳味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求也於是携酒與魚。復游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崖千尺。山高月小。

山高句非胸中丘壑筆下龍蛇者不能措一辭于此

東坡不得志于黃故其文字亦蕭瑟如劃然悄然肅然四顧寂寥等句猶有未平之氣在

結處用韓文公石鼎叙彌明意指鶴爲道士亦暗使高道得壽成山徐左卿化鶴事

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江水冬落山木冬脫不可復記）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石類虎豹之狀踞而坐其上）登虯龍（古木有類虯龍者攀而登其上）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冷齋曰馮夷華陰人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畱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皐之下揖予而言曰（夢中之言）赤壁之游樂乎問其

前賦須看他收煞處字句奇崛

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指鶴而言

元豐六年東坡自書此賦後云江漢之間指赤壁者三焉一在漢水之側竟陵之東即今復州一在齊安郡之步下即今黃州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許今屬漢陽縣予謂江夏之西南者正曹公所敗之地按三國志操自江陵而下備與瑜等由夏口往而逆戰則赤壁明非竟陵之東與齊安之步下也

虞集曰陸士衡云賦體物而瀏亮坡公前赤壁賦已曲盡其妙後賦尤精于體物如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皆天然句法末用道士化鶴之事尤出人意表

張以忠曰奇姿異想游乎天際當繇神化所闢不屬

人工

此等文古今有數深究利害是大文字

內重則爲內憂

外重則爲外患

蘇轍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于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

綜歷代事言內重外重所以受害極其顯明援據最確

獨見

兵而內無以制繇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繇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繇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較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

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成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

不能悟

歷言前代之弊再復論一番後乃入唐事寬緊合節

總閉鎖前段而實見唐制所以獨善者在此

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强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大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

說他內外兩得轉側有法神局俱活

文局雄偉文氣崢嶸

再複論文氣始振

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亂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

得要領

使法者失之非法者之過

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踪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强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繇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强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

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慴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繇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府兵在外亡唐之本李林甫諸奸不得不執其咎

茅坤曰愚竊謂今之兵滿天下並不得籍之行伍以折衝禦侮而北自遼陽迄臨洮延袤五千餘里僅得戍守之兵以乘障游徼於其塞耳然無唐之節度府帶甲十萬之勢以

爲外重故胡人得以蹂躪我疆場殺掠我人民其於南粤一帶亦然至於京師所籍兵十餘萬僅足以供天子之工匠與中官勢人者之侵漁而已又無唐之內設府兵五百以爲居重馭輕之威是所謂內外無以爲重者也故四夷數侵歲以爲常而中州則有一夫跳梁往往衝越不能遽熄豈非兵政無以制中外之亂歟

張以忠曰此文言唐兵制之得議論甚透當合歐陽公唐書兵志並讀始知此論之確

此篇議論精明有押家職

說權臣重臣極相反處心事較然

說盡權臣情狀魯季孫齊

臣事策一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内悦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

田常皆是如此

安字與爭字不可易

說得盡情權臣之勢如此亦可畏哉爲人主者辨之何可不蚤

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䠞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

愈分明

重臣必輔人主開言路

繞指束手望風卷舌國家安頼此具臣哉

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巳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巳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係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

人主所以不樂重臣只緣把做權臣看了景帝惡周亞夫正如此

反上戶

養成威意好改本宜重

人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剪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

深慮之語讀之神悚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奈何其不一寘慮也

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

此引重臣爲證

此等語有斬兩足以破世主之疑心

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繇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僕防曰權臣重臣最難分別觀此論則瞭然矣此等議論有益於人主

張以忠曰重臣權臣心術既分設施亦儘不同但邪正之界人主辨之不蚤或以權臣爲重臣而股肱心膂隆其倚畀以重臣爲權臣而掣肘牽制恡甚事權則害天下不小此文議高識正而兩下參對處尤極說得暢快

又曰說國家隱憂實禍壘壘深至意必有暗指

善用字

用字好

無窮却要求盡所以難

詞調疎曠自是子由之文

發一神出甚佳

發明

臣事策三

天下有無窮之才不叩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古之聖人迎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强之氣洗濯磨淬日夜不息凡此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夫天下譬如大器焉有器不用而寘諸牖下久則蟲生其中故善用器者提攜不去時濯而溉之使之日親於人而獲盡其力以無速敗有小丈夫徒知愛其器而不知所以爲愛也知措諸地之安而不知不釋吾手之爲不壞也是以事不得成而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精華

應前

倚虛憑空發出一種神氣之說

過到人上絕妙

贍麗渾融

以前無人會

果銳之氣也精華果銳之氣在物也曄然而有光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皆楞然無所用之夫是氣也時叩而存之則日長而不衰置而不知求則脫去而不居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爲甚孟子有言曰人之日夜之所息與平旦之氣且晝之所爲有以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夫夜氣者所謂精華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自養而全之而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今夫朝廷之精明戰陣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情而錢穀之所以能治其要處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皆是氣之

鎖

所爲也蓋古者英雄之君唯能収天下之才而存之是以所求而必從所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國富而兵彊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元臣宿將死者大半而新進之士亦自足以辦天下繇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獨患乎上之不収不觸而使其神馳放而不張也臣竊觀當今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爲治者其類莫不備具而天下所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既安先世老將已死而西寇作難當此之時天子茫然反顧思得奇才良將以屬之兵而終莫可得

愚竊憂今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以爲相

又醒氣字

此是本意

醒目

其後數年邊鄙日蹙兵勢日急士大夫始漸習兵而西夏臣服以至于今又將十有餘年而曩之所謂西邊之良將者亦已略盡矣而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以爲將此甚可慮也夫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難於爲將責之以難事强之以所甚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帥之士若此不可得也蓋嘗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亦莫不養其氣而後求其用方其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故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效死何者氣盛故也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亢

子由此策亦
東坡蓄材用
同皆言武舉
之不可廢

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安然則摧沮退縮而無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否而爲之賞罰如唐正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要以使之知上意之所悅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士可以漸見矣

張以忠曰當時西邊寧靖并虜和親武備之弛久矣此事大可憂而在廷全不之慮蘇公所以痛言之也篇中神氣之說尤屬創發深奇

議論高奇才氣豪邁是大家數

一意淡下說到太尉處委曲詳切忧惚漂瀏言有盡而意無窮

公與長公持論皆重一氣字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

自負甚大

上面說終南高華與黃河，下面以歐陽公配之，則人物可想矣。本欲見韓太尉，却自嵩華黃河許多奇文怪觀鋪過來，此意最高。

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舍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

亦最險
入得妙此等
最是要緊盤
錯處看上面
說歐陽公處
分明更無別
人却只一句
斡得轉此所
謂筆力扛九
鼎也
盡天下之大
觀正欲激發
其志氣收拾
得盡

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鄉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樓　昉曰胸臆之談筆勢規摹從司馬子長自敘中來從歐陽公轉韓太尉身上可謂奇險子

蘇時方十九歲或云老泉代作

張以忠曰其氣與神吐吞海嶽

用意清虛筆底圓活此篇是蘇家理勝文字

齊州閔子廟記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于是庀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于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

好議論

獨取閔子不仕立意

此譬春秋之難仕

所不仕。其弟子之高弟。亦咸仕于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我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汚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卽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讋。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一本作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

出脫得好不虛美三子不貶倒諸子

結得輕省

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于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于石

張以忠曰以不仕權門推尊閔子旨確言高而命想尤奇絕

